小说选萃

岑燮钧

小时候的生活总是美好的,尽管那时啥都 没有,只能偷冷饭吃。有一次,我放学回家, 饿得不行,就拿了凳子爬上灶台,去撩边上的 饭篮。这时,突然听见"呃呃呃"的声音,我 一回头,只见哑哑站在窗口,手指着外边,很 急切的样子。

我马上明白,爹妈回来了。我赶紧爬下

哑哑是前祠的, 但是她常窜到我们后祠来 玩。我的堂姐们跳皮筋的时候,她也总来参 与,不断地用手比划着,"呃呃呃"的声音, 时不时夹杂在姑娘们的欢声笑语中。我比她们 都小一点,只能作为"人桩",替她们拉皮 筋。还有一个拉皮筋的,是寿头阿康。其实, 我有点嫌他。但是,我太小,只能任由她们调 拨。我想跟着堂姐们去剪马兰,她们不要我, 我就只能跟着哑哑,替她提篮子。

有一年,我家老屋翻阳台,一个老泥师 (泥水匠) 带着一个小泥师, 忙活了半个月。 父亲搅拌水泥沙子,小泥师两只桶轮着,一趟 趟替师傅提桶。这小泥师长得很周正,脸白白 的,笑起来很好看,牙齿也是白白的。我是一 条小黄狗,懒得很,刷牙也是有一趟没一趟 的,牙齿里全是黄垢。有时候鼻涕画花,连哑 哑都嫌我。可是, 自从我家翻阳台以来, 哑哑 每天必到,帮我妈摘芹菜叶子,刨芋艿皮,她 都干得乐不可支。那时候,天气还热,我妈给 师傅们泡了一搪瓷缸的茶水,让哑哑端去。哑 哑端到小泥师面前,"呃呃呃"地比划着,意 思是让小泥师喝茶,小泥师有点惊愕,倒退了 两步。我拿着一个杯子,跟小泥师说:"她是 哑巴,不用怕她。"然后,把杯子递给他。小 泥师舀了一杯, 咕咚咕咚喝下, 哑哑盯着他

我家出去,就是一条河。每当泥工结束, 小泥师就会跑到河边,光着手,擦脸,洗脚。 一次,哑哑向我比划着,我愣是没懂,哑哑急 了,就直接窜到我家,从脸盆架上拿过一条新 一点的毛巾,跑到河边,递给小泥师。小泥师 说"不用不用",可是哑哑根本就听不见,她 愣是把毛巾往小泥师手上塞。

我妈以前说过, 哑巴都是聋子。但我对哑 哑是不是聋子,还是将信将疑。因为她在前祠 老屋里,就像一个幽灵一样,特别灵敏,但凡 有外人进来,第一个盯眼看的,就是哑哑。她 的目光像老鹰一样。

后来有人说, 哑哑喜欢上了这个小泥师。 我那时傻,不懂。听人说,每当小泥师回去 时, 哑哑总是在后面跟着, 直跟到村口。她总 是怅然地看他走进田塍里,抄小路回家。甚 至有一个碎碎嘴有鼻子有眼地说,那天小泥 师来上工,她拦在桥上,硬是塞给他一块手 帕。小泥师羞得脸跟早上的太阳一样红,他走 到桥下,忽然把手帕放在路边的石凳上,跑掉

我家翻阳台的最后几天, 哑哑没有出现。

我疑心这是真的。

那天,我放学回家,也是抄小路过来的, 只见哑哑一个人坐在田塍上,手上缠着一根狗 尾巴草,默然无语。我走过去,问哑哑是不是 在剪马兰——我这人傻,也不知道什么季节长 什么花。哑哑不睬我。我想,你一个哑巴,有 什么了不起的,就头也不回地走了。但是我还 是好奇,忍不住回头又看了一眼。她还是一动 不动,夕阳的光罩在她身上,红彤彤的,我第 一次觉得她像一个仙女,因为她浑身发光。

这样的事过去就过去了。

一年又一年,春天过得很快,我的这些堂 姐们都嫁人了,甚至连几个堂妹都说好了人 家。但是, 哑哑却总是一年又一年地送走一个 个新娘,迎来一个个新嫂子。终于,有人替哑 哑说了一户人家,但最后还是没成。大家都很 是替哑哑可惜,因为哑哑长得也不算难看,手 脚勤快,女红活,谁也比不过她。这样,看着 哑哑三十岁了。寿头阿康的婶子来跟我母亲商 量,说,要不,把哑哑说给阿康吧。我母亲踌 躇了一下,说就怕哑哑不喜欢。阿康的婶子鄙 夷地说,一个哑巴加聋子,还能嫁给谁呀。我 母亲在剔牙缝里的什么, 半晌才说, 那你去试 试吧。果然,第二天晚上,阿康的婶子来跟我 母亲说, 哑哑哭了。

阿康寿头是个真傻瓜,嘴巴角上常挂着涎

就这样, 哑哑终身未嫁, 到现在还住在前

祠老屋里。

今年的夏天,我们协会的一帮人,想去参

观前祠后祠——新近成了县级文保。他们让我 带路,我不好推辞,就顺带回老家——我很久 没去老屋了。来到前祠门口,门楼已经东倒西 歪,一个老男人赤膊睡在一张草席上,懒洋洋 地爬起来,两只眼睛愣愣的,看着我们,半天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也愣了一下,认出是阿 康。这时,突然冲出一个人,"呃呃呃"地跟 阿康比划着,她一直盯着我们看,我们走到哪 里,她就跟到哪里。这就是哑哑,如今也是个 老太婆了,但是她的眼睛仍然像老鹰,看见外 人像防贼似的。这时,她突然对着我"呃呃 呃"地叫着,吓我一跳,仿佛小时被她发现偷 吃冷饭一样。我身边的那人,是个搞非遗的, 被她看得怪不自在的。他说,你们这老屋里, 都是怪人。

我们又来到了后祠。这时,"非遗"忽然 对着一处阳台说,这阳台,还是当年他跟着师 傅一起翻修的呢。

我一惊,一下子想起了当年的小泥师。我 说,那就是我家老屋。他好一阵感叹,说,难 怪这里有一个哑巴呢。

我不知道, 哑哑是否认出了他……

朝花夕拾

一九九三年七月, 慈溪市广

我在当年一月被借调到市青 少年宫,编辑《青少年之友》月 报, 五月因患急性黄疸肝炎病 休在家。七月中旬,周天请我

去广电局,谈了编报的一些设

想,希望我能助一臂之力。从

次月, 我与柯萍、周天去慈

我们开始编稿子, 划版样。

溪印刷厂洽谈印报事宜。印刷厂

最先进的照排设备,派了两个年

分为七栏,每栏十字,共九十二

孟海先生题写的"慈溪广播电视

大楼"截取六字,气派非凡。因

为两位姑娘从未排过报纸,技术

很生疏, 手忙脚乱, 时出状况。

她们连夜加班, 创刊号终于在九

月二日半夜赶印出来,翌日送到

了读者手中。

轻姑娘学习排版技术。

劲头。

播电视局准备创办一张电视周 报,由分管副局长柯萍负责筹

建,时任局长为成张先,局址在 寺山路一七三号。局里派出两人 编报,一位是周天,任主编,另 一位是孙永根, 主管广告和征订 工作。另需聘请两位编辑。

我编《伏龙山》副刊

《慈溪广播电视》周报第一至一台、云贵台等节目预告,由陈雅娣 五期为四开二版,第六期起改为四 (署名夏思)编辑;第三版生活知 开四版。第六期试编了一个文艺副 刊, 共发文二篇, 小夏写的通讯 他的口中得知,他的父亲周乃复 先生也认为我较为合适。于是, 《老板与雇工之间》,童心写的名人 我答应了下来。另一位编辑是陈 故事《剧作家徐进》, 附徐进先生 雅娣, 她是"七叶"诗友, 曾在 来信, 另有孙群豪的篆刻二方, 黄 天元镇文化站工作, 也爱好写 岳洲的摄影一幅。给副刊取什么名 作。我们四人的年龄都在三十上 字好呢? 因为《慈溪报》的文艺副 刊已取名"上林湖", 我建议取 下,都有一股初生牛犊不畏虎的 "伏龙山",与之相配对。得到编辑 部同仁赞同。于是,从电视周报总 第七期开始,副刊就以"伏龙山" 非常重视,特地引进了一台当时 面世。这一期(即《伏龙山》副刊 第一期,一九九三年十月十五日出 版)发了四篇文章,周乃复的散文 《五磊山风景区的诗情画意》,南羊 版样纸是向《慈溪报》要来的, (马建飞)的随笔《忏悔以往》, 夏 思 (陈雅娣) 的诗歌《巴士・爱 行,每版版面字数为六千四百四 情》,我也写了篇随笔《且说伏龙 山》,介绍了伏龙山的人文历史。 十字,去掉标题区和图片,实际 字数约为五千字左右。报头从沙 又选了二方孙群豪的篆刻,《普天

> 此后,版面基本稳定。第一版 影视新闻、剧情介绍, 由周天编 辑;第二版中央一至四台、浙江一

同庆》和《翰墨千秋》,还有一组

"两台要闻"。从这一期开始,《伏

龙山》副刊配发刊头美术(摄影或

国画)和刊头题字。

识或文摘,由孙永根(署名咏庚) 编辑;第四版《伏龙山》文艺副 刊,由我(署名童心)编辑。

我在县志办工作期间, 曾编辑 过《慈溪修志通讯》,这是一份地 方志的内刊,着重编发地方文史作 品和与修志工作相关的论文与信 息。电视周报的文艺副刊,面向的 是本市普通读者, 所以在组稿中, 既要考虑到能反映本地的历史文 化,又要跳出地域的局限,让不同 年龄和文化层次的读者都能接受, 都不嫌弃。

我请周乃复先生(笔名禾火) 撰写了《五磊山风景区的诗情画 意》《"青山寂寂水潺潺"的栲栳 山》《翠青天过雨,湖光一鉴浮 -神游上林湖》《西安行》《新年 说年俗》等一组散文;请邬梅先生 撰写了《狗年笑谈狗东西》《魂兮 去吧, 堕民!》《戴先生》《名片这 玩意儿》《身背笑话满街跑》《"清 明"夜思》等随笔;请张日铣老师 (笔名傅山、省之、辛志) 撰写了 《毛泽东与"后太史公"》《唐伯虎 种种》《"徒然草堂"》《钟惦棐印 象》《物有尽时情无限》等十余

周末不打烊

篇,和一组《语词小札》;也请张 坚军老师(笔名苏寻)撰写了散文 《传神之笔抒军魂——记我敬爱的 老师王愿坚》《在阿克曼家作客》, 评论《选择的困惑——贾平凹的小 说〈废都〉之我见》《从红高粱到 红灯笼——张艺谋的魔术》。发表 了王良骅老师的散文《一张外币》 《忆唐弢先生》,和五首诗歌;发表 了任哲向老师的《让自己吃 "米"》《引导的第一要著》《蝴蝶 效应》《"风筝"教法》《支持儿子 剃光头》《孩子不争气怎么办?》等 一组随笔;发表了冯昭辉(笔名陈 竹、冯香南)的随笔《纪念像雕塑 的内涵》《遗憾的"三国演义"》 《季节滑坡》《封建历史的迷雾》 等;发表了董小军(笔名牧野)的 散文随笔《伟大的瞬间》《一天看 了七场电影》《看露天电影》《股市 风情录》《做好事》等。发表了马 越(笔名南羊)的散文《昨夜西 风》《三十有感》《夕阳里的沉思》 《走路》《追月》《寻找生命的自 觉》等十来篇,和二十余首诗词。 也发表了俞强、陆军如、徐姚姚、 姚能宜、台湾诗人辛郁的新诗,和 胡匡一、魏泉琪、叶诗影、华引峰 (谷人寰)、周君平、张信人等老先 生的诗词。甚至还有楼鹏飞、沈丁 永、伍保祥、徐欢群的四篇小小 说。此外,还独家发表了"九叶 诗人"袁可嘉教授的《恩比父 情同良师——痛悼长兄可尚 逝世》。余仁杰先生推荐了马来西 亚女作家柏一的《此际不设防》 《都是女人惹的祸?》《吉隆坡访 "星妈"》三篇随笔,授权《慈溪

值得一提的是,《伏龙山》副 刊得到了广大作者的热情支持,特 别是横河卫生院的胡嘉春医师, 他 的散文汪洋恣肆,激情澎湃,天上 人间,挥洒自如。他先后以本名和 笔名第五祁、史迎东、颛孙燧在 《伏龙山》副刊发表了散文随笔 《从武则天说到太医》《武则天的诗 情》《天童寺忆旅》《潜龙腾渊 鳞爪飞扬——峙山公园走笔》《晓 洋先生》《庭院里的野枇杷树》《翰 墨情深》《"联想现象"与北宋 "乌台诗案"》《一代宗儒说胡瑗》 龙山》副刊上读到马越的作品后,

广播电视》发表,将报纸传到了海

十分欣赏, 引为知己, 连续发表三 篇评论, 称马越的散文"文史功力 甚深, 文笔何等的娴熟, 其细腻的 笔触,显出江南人的灵秀来";称 马越的诗词"作品严肃典雅,而 又能兼容,有强烈的审判意识和 社会责任感,勇敢地置身于历史 的进程,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他 说,"读马越的诗词,会奋袂而 起,挥剑而舞,击筑而歌",评价 之高,难出其右。马越亦作《江城 子・夜饮书剑楼》回应, 称"吾师 嘉春先生,医本名门,每多创意, 文章天成,气凌五岳,虽年届知 命,豪气不衰,名其居曰书剑

"把酒纵横论天下, 君常悲, 我亦痛。只手阴阳,可能起周公? 五车学富万篇才,张良计,又何 用?伤心最是稼轩语:封侯事,谈

黄土堆里十三朝, 今古空, 万 相同。不尽江水,滚滚长流东。但 教文章千秋在,看前贤,学杜翁。 书香剑气盈斗室,细收藏,一炉

两人遂成忘年之交,成为文坛 佳话。马越本名马建飞,龙山镇 人, 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 时年 三十岁,为慈溪电台记者。

《伏龙山》的刊头美术,用的 多为国画和摄影,有陈国树、房企 遐、孙仲山和余姚胡匡一、江苏 孙明华的国画,有陈吉生、黄岳 洲、胡永敢(笔名星晨)、周天 (笔名天夫)的摄影。刊头书法, 则有上海钱君甸、高式熊、洪丕 谟、姜彬、邵洛羊等名家的手笔, 都是我上门求来的,为副刊增色不

一九九四年春, 我调去匡堰镇 工作后, 仍兼职编辑《伏龙山》副 刊,但逐渐变为一月出刊一期。记 得孙永根兄也曾代编过几期。至一 九九五年九月, 共出《伏龙山》副 刊五十期,随后报纸停办(电视周 报共出刊一百零七期)。

时隔三十年之后, 我重新翻检 《伏龙山》副刊,并编了份总目, 感慨良多。五十期副刊, 共有四百 五十条,文字略有二十余万言。历 时二年, 团结了一批作者, 发表了 一批质量上乘的诗文作品, 在二十 《栲栳飞瀑》等十余篇。他在《伏 世纪90年代的慈溪文坛,留下了 一个美好的记忆。

心灯熠烁

在象山鹤浦间走读

的地方,潮声起落,皆是篇章。

鹤浦镇,栖于宁波第一大岛 南田岛,与石浦隔港相望。这座 有着跌宕历史的岛屿, 以其特有 的"隔离"气息,将我们从慈溪 四方召唤而来。车轮蜿蜒于葱郁 然奏响序曲。

途经大百丈、小百丈村,不 荡? 禁遥想宁波的百丈路——以行走

黄山, 在安徽省南部, 是世

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世界地

质公园,以奇松、怪石、云海、 温泉、冬雪"五绝"闻名,被誉

为"天下第一奇山""人间仙境"。

月,1996年11月,1997年7

遇上狂风暴雨,索道口没遮雨

手,另一侧枝干斜逸,树皮是鳞

拔, 让它成了黄山36峰中最雄

甲状的裂纹, 苍老却遒劲。

第三次从南大门乘玉屏老索

月,2009年7月。

我曾四登黄山: 1991年8

2019年至今,稻读人文 深意。转弯处,武圣庙静立,时间 堆雪。极目远眺,鹤浦独特的山海 "走读"活动以行走阅读世界, 仿佛在此凝滞。这座始建于明代的 相依地貌尽收眼底。这片曾被誉为 白的主持下,开始沙龙。他回顾了 在脚步与书页之间,探寻风景、庙宇,如主人般迎接着我们。从繁 人文与自我。七月末,大家走进 华到封禁,荒芜至重生,"七山二 明清三度封禁,终至"唯有空林噪 象山鹤浦大沙村——山与海相遇 水一分田"的鹤浦,千年山海变 晚鸦"的荒芜。光绪元年解禁后, 迁,沉淀下多少岁月的回响?

众人下榻"一山伴海"的民 宿,非"依山傍海",亦非"一山 半海",正是"伴"字道尽相依之 态。念及路旁那句"海浪里藏着对 你的喜欢",远胜泛滥的"我在这 山径,掠过树影、水塘、倾泻的 里很想你"。熟悉的套路催生疲 绿意。摇下车窗, 海风裹挟着咸 惫, 稻读已走过了三千日夜, 它 鲜扑面,远处岛屿、沙滩在峰峦 的积淀和叩问也如浪潮一样,碰 叠嶂间若隐若现。听,潮声已悄 撞在一起。如何深耕传统,让根基 更稳?如何破开新土,引活水激

短短路程,大沙沙滩已在眼 之距定义世界, 恰是稻读走读的 前。涨潮时分, 惊涛拍岸, 卷起千

垦民们栉风沐雨, 合力围筑泉塘、 拓荒耕织、兴建码头,终使商脉复 苏。这数百年的历史断层、海疆烽 烟,铸就了鹤浦独一无二的文化地 标,也悄然融入今日精品民宿集群 的肌理。

当我们在人文走读时, 我们究 竟在追寻着什么, 当沙滩上的烟火 绚烂成璀璨星辰,又归隐于静寂黑 夜; 当日出在云层身后, 躲藏了它 的羞耻与炽热,我们究竟在渴望着

"海天福地实仙源"的南田,历经《稻读的发展历程,他说"稻可果》在理念落地。斌哥则倡议汇聚每位 腹,读亦润身","果腹"是基础, 稻友、每个群组的微光,聚沙成 是三千昼夜积累的实绩与认可; 塔。——是的,聚沙成塔。热切之 "润身"是升华,是灵魂在文字滋 养中获得的丰盈与坚韧。这八字 箴言,此刻尤为清晰而凝重。飞 白直面现状: 书田之下, 稻读正经 历生长的阵痛,涌动着变革的渴

风雨声中,关于稻读未来的思 辨激起浪花。借纪录片导演之问, 我们探讨稻读真谛在于"小城土 壤"中孕育的"大价值"。绘本群 悠悠主张由绘本延伸至家庭教育, 细雨悄然而至,云岚漫溯山 台,舒展人文枝叶。文学群贺咖啡 在深耕"一语中的"之余,思索个 地蔓延、生长。

体成长与团队年轮的交织, 推动精 品书评。影读群科俊建言各群特色 之上寻求融通,以期"1+1>2"之 效。社科群圈长则强调制度与温度 并行, 方能促稻友茁壮。 阿杜于信息洪流中呼吁厘清定

位:是推广还是爱好者平台?关乎 流量时代的突围。马不力认为AI 盛行的当下,适度借助可以提升阅 我们一行二十余人在主理人飞 读效率。老汪谈到稻读阅读要起到 引领作用。瑶瑶提醒勿忘初心,贵 声如潮奔涌。不觉间,窗外雨霁。 山谷中, 雨后的合欢花粲然绽放, 随风摇曳,姿态笃定。

> 潮音渐隐, 合欢轻曳。那沙滩 上叩问的回响,座谈中思想的激 荡,此刻皆沉淀为笔尖的墨痕。山 海行读,终归于心。当浪花书写的 序章合拢, 我们已在风雨与晴岚的 交界处,落下了属于稻读——也属 于每个行读者——新的篇章。

这篇章,将在深耕的沃土中汲 并强调如鹤浦开发般借助合作平 取力量,于破开的新壤上伸展根 系,向着那无垠的人文山海,坚定

客松高大挺拔,飞来石孤零零落在

山顶,透着奇特……那些新奇壮观

的景色深深刻在心里,后来再登黄

元一晚,被安排在操场的帐篷里,

到光明顶先找住处,一百三十

山,总觉得淡了些。

旅痕手记

醉美黄山

撼,终身难忘。 后山云谷寺乘老索道到白鹅岭,

棚,根本迈不出门,只能"索上 得近80度,需手脚并用。到了著 名的鲫鱼背,一段约十米长、不足 一米宽的天然石梁,两侧是千米深 道上玉屏楼, 先去观望地标—— 渊, 边侧只有简易铁链当护栏(现 迎客松,它像位从容的老者,树 在是水泥加固的台阶)。同行三十 冠舒展,一侧枝桠平伸如迎宾的 多人,登天都峰时没人掉队,到这 儿却犯了难。起初只有三分之一敢 跟我过,我来回示范,教他们只看 从迎客松旁小路走半小时到 路面别瞅两边,或蹲下身子学鸭子 老道口,沿天都北路登天都峰一挪步,又过了三分之一。剩下的,

(那时不用预约), 花了两小时。 任怎么劝都不敢向前走了。 登顶时俯瞰云海翻涌、奇松挺 立、群峰连绵,"一览众山小" 顶、北海景区到白鹅岭索道站下 起初不知道买了下层,一进去就傻的豪情油然而生。1810米的海 山。虽说那时年纪轻,也累得够呛。 眼了——满是当地农民,带着鸡、

之后往西北下山,有些路段陡 谷索道下。除了索道是新的,其他 民居映着山水,别有风情。 都不如从前,连迎客松都像没了精

1991年8月初,市教育工会组 织教职工代表去建德县新安江镇疗 养。一周后活动结束,我约了位教 委干部去黄山。从新安江白沙码头 乘客货混装铁皮船逆流而上,七个 多小时后到安徽歙县深渡镇, 船经 严州古城、淳安县等地。船分两 继续往西走,经天海、光明 层,上层票十元,下层五元。我们 虽说那时年纪轻,也累得够呛。 眼了——满是当地农民,带着鸡、 沿途奇松怪石林立,一个个名第四次从南山乘新玉屏索道 鸭、鹅、小猪和各种农产品,各种 字像在讲述一个个古老的故事。迎

先从第二次说起吧。我们从 伟的一座,那全景尽收眼底的震 上,看了玉屏楼、迎客松,走一线 味道混杂其间。于是赶紧补票换去 天,登莲蕊峰、光明顶,再乘新云 上层,人少,视野也好,沿途徽派

从深渡码头坐小巴到歙县县 城,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乘头班 真正懂黄山味道的,还是第一 车,到黄山南门(汤口镇)。那会 儿没索道,从慈光阁出发,经半山 寺、天都峰、玉屏楼、迎客松,再 攀百步云梯登上光明顶。路陡得厉 害,有时前面人的脚就像踩在后面 人的头顶一样。天也变幻莫测, 一会 儿艳阳高照, 一会儿云缠雾绕, 明明 太阳高挂, 忽然就"噼里啪啦"下起 大雨, 如在仙境里穿行。走得大汗 淋漓,一停下就凉飕飕,只能咬牙 一口气走七个多小时到光明顶。

席地而卧。两人盖一床被子, 加被 要加五十元。反正睡不了多久,俩

大男人挤挤挨挨一宿。 凌晨三点,同伴背了床盖被, 我背上垫被,去北海看日出。云海 绵延无尽,好似一片大海,美得不 可方物, 让人生出想跳下去畅游一 番的冲动。黎明时天边泛出鱼肚 白, 月亮还挂在天上, 松枝带露,

飘送清香。橙红色光带慢慢铺开, 彩霞从桔红变成淡黄,太阳像害羞 的姑娘,一点一点露出脸。刹那 间,群山镀上金辉,奇石也仿佛活 了过来。 之后经白鹅岭从北坡下山, 虽

没索道, 北面步行道的台阶却宽畅 整齐。后来,我还去过黄山周边的 三清山、九华山、葛仙山等,各有 各的韵味,但都不及第一次游黄山 的滋味。

投稿邮箱:cixi2881002@163.com